

家住新疆·散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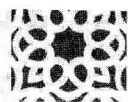
刘亮程
主编

萧云的散文里有无尽的乡愁，她的乡愁是愁上心头的。她在文字中精心保存了一块父亲的麦地，一片母亲的菜园子，一处乡间老屋。

父亲的麦地

◎ 萧云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父亲的麦地

萧云著

家住新疆丛书

刘亮程
主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的麦地 / 萧云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2.8
(家住新疆丛书)

ISBN 978-7-228-15781-5

I. ①父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2654号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
邮 编 830001
电 话 0991-3652362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0.25
字 数 130千字
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2次印刷
印 数 7 721-9 720册
定 价 24.00元



家住新疆序

刘亮程

这是一套讲述新疆家园生活的书，由不同民族的作家们，书写共同的家乡——新疆。家乡是文学言说不尽的母题。对于每个人来说，她都像空气一样，像阳光和雨水一样。小时候，家乡是童年的村庄。长大后，家乡是整个新疆。家乡随着年龄在变大、扩张，但不会大过新疆。对于家乡的情感，也远非一个爱可以说清，它更丰富更复杂，百感交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家乡。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美好家园，当我们说新疆是自己家乡时，其实它也是许多人的家乡，是许多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家乡。当我们用汉语表述对家乡的情感时，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里的家乡又是怎样的情景。在新疆，普普通通的一场雪，会落在十几种语言里。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太阳这个词也会在不同的语言里发光。许多种语言在述说我们共同生活的地方。这正是新疆的丰富与博大。家住新疆，是十位各民族作家心中的新疆之家。正如土地会像长出苞谷和麦子一样，长出自己的言说者。这些充满着爱和真诚的家乡文字，是对新疆真实生活的一次可贵言说。

叶尔克西的《永生羊》，讲述的是她小时候生活的北塔山



牧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由哈萨克牧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兵团人组成了这个边境牧场,人们一边生产劳动,一边守着祖国大门。克西的父母就在那里开办牧场小学。《永生羊》以孩童视角,梦幻般呈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地方的故事:四季迁移的哈萨克毡房里不为人知的生活秘密;人的悲欢离合和羊的生离死别发生在同一个小山冈;铺展的青草年年将人畜引向远方又回到老地方。自然与人世的交融中,唯一不变的一颗纯真童心,是引领一切的魂。我们跟着她回到那个久违的又似乎不曾有过的童年家乡。《永生羊》的再版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持久魅力。

《发现塔玛牧道》是方如果继《大盘鸡正传》后的又一部文化人类学散文。在塔城塔尔巴哈台山和托里玛依勒山之间,存在着一条长达三百多公里,有三千多年固定转场历史的古老牧道,至今每个转场季节,仍有百万牲畜延绵不绝走过这里,它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为宏大的草原转场牧道,是游牧文明的最后奇观。2010年,方如果发现并命名了这条千年古牧道——塔玛牧道,并以理性而优美的文字,将这个人类古老神奇的游牧家园呈现在读者面前。塔玛牧道的发现和命名,应该是新疆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,其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现。

生活在油城克拉玛依的赵钧海,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准噶尔人。《准噶尔之书》是一个“准人”的苍茫心路。作者站在盆地中心追古怀今,从边野历史到心灵记忆,此时此刻的生活连接着古往今来。曾经的游牧家园,现在是石油人的富裕城市。那些雕像般的老石油工人、农场职工、母亲,在延伸着另一段历史。与生存之地的历史和谐相处,大地上过往的先民皆是祖宗,不分民族人种。这不仅仅是作家的思考,也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心态。

康剑在喀纳斯一带长大,后来做了这个新疆最美地方的管理者。他的山水文章是安静的,那些他看了多年听了多年的风景,在进入他的文字时,有如走上回家之路一样惬意自如。好文字是家。那篇《禾木星空》就是给漫天繁星构筑的一个文字的家。自古以来的永恒文字里安顿着万物之心。《聆听喀纳斯》是心灵与自然的对话沟通。山水言语,花草唱歌,人在聆听。康剑的家安在喀纳斯山水里,风景亦是心景。他以长久的聆听写出了有关喀纳斯山水的可信文字。



《天堂的地址》是军旅作家王有才的第一本散文集。读有才的散文，更能体味“文章老来好”。那些新疆风物在他手掌中磨砺多年，把玩出味道了。把玩是更高智慧的把握。他对大题材散文的有效把握和书写能力，是许多作家所不及的。有才的文字有新疆方言和多民族语言混合的智慧。

唐新运从小生活的老奇台，是新疆汉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。在新疆，东起哈密、奇台，西至玛纳斯、沙湾一带，是汉唐以来中华农耕文化落地生根的重要区域，留有许多农耕遗存，新疆话及老新疆人的生活习惯，都在这一区域完整保留，它们是汉农耕文化在新疆的根。《天边麦场》是奇台老新疆人生活的生动写照。唐新运的散文语言汲取新疆方言特色，灵动俏皮又不失厚道。

张景祥《一代匠人》中的蒲秧沟村，是沙湾县商户地乡的一个村子。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，村里逐渐聚集了一批天南海北的匠人，崔木匠、赵屠夫、张皮匠、说书人老李等先后在村里定居下来，那是手工匠人们逞能的最后年代。在他们中间长大的张景祥，日后成了一个文字匠，活生生地记录了匠人们的手艺和生活。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，直接将新疆方言引入散文写作，这些土生土长的文字，野趣横生，有着不寻常的创新意义。

《跟羊儿分享的秘密》是帕蒂古丽的处女作。书中的大梁坡村，是一个由汉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和回族共居的村庄。在新疆，这样的村庄很平常，大家在一个村里，生来就知道怎样跟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和睦生活。古丽的父亲是维吾尔族，母亲是回族，她从小上汉语学校。在她充满维吾尔族味道的独特文字里，地处北疆的大梁坡村有了一种特殊的气息。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译成维吾尔文会是什么样子。同样的生活，在另一种文字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。这部书非常罕见地写出了乡村女孩的成长秘史，那些只能与羊儿分享的秘密，最终还是与我们分享了。优秀的文学都在与人分享人的秘密。而土地上曾经的美好生活，也许从来都不应该是秘密。可是，如何说出它，却是文学永恒的秘密。

孤岛以诗人的激情书写新疆山水。《沙漠上的英雄树》是他对新疆精神的写意塑形。新疆是一个容易让文人激动的地方，它的辽阔、独特和丰富，都太容易被文字猎取。无数的文字在书写新疆大地。大地不知道



人在写它。好文章让山川精神，让草木有灵。坏文章也无损它的皮毛。众多热闹的猎奇文字之后，山河会等来它真正的书写者吗？

尚崇龙有媒体人的经历，有幸走遍新疆。他热衷于风景人事，走一路写一路。《睡在戈壁滩上的辣椒》是他多年来对新疆的一人之见，一人之感。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人的行为艺术，独自表演，独自谢幕。平常人也幻想也激动也有故事，但过去就过去了。作家却试图用文字表达。这似乎是一件多余的事。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努力地挣扎写作，像草丛中的小虫想发出单独的声音，想被另外的声音记忆和传诵。写作本身是一种试图与时间和遗忘抗争的艺术。尽管是一种徒劳，其中却蕴含着人独有的最绚烂的幻想精神。

萧云是一名优秀的电视剧编剧，但她更钟情于自己的散文。散文让世界停住，停下来静观细察。萧云的散文里有无尽的乡愁。乡愁是中国人的特性。萧云的乡愁是愁上心头的，她在《父亲的麦地》中精心保存了一块父亲的麦地，一片母亲的菜园子，一处乡间老屋。好在还有一个文字世界，安放这些在大地上已经太占地方的东西。

李娟和李娟的文字，都是阿尔泰山野生出来的，游牧人的思维和生活影响了她。她的文字是游牧精神在汉语中的一次奇迹复活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被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纠结，只是游牧文化逐渐被边缘被遗忘，李娟的散文是久违的游牧文学在今天的接续。她书写的那个四季转场的游牧家园，与我们熟悉的农耕家园是多么不同。《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》只掀开阿尔泰山游牧生活的一角，就令你欣喜不已了。

每一本书都在创造个人的新疆记忆。新疆是一个容易被猎奇、被传说、被魔幻和被误解的地方。家住新疆，是立足家园的文学书写。文学能让不同种族、宗教的人们在一滴水、一棵草、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，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，在大风和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，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。从家出发，我们会到达人类共同的心灵之家。

2011年7月23日



目 录

父亲的麦地

父亲的村庄	001
母亲的菜园子	005
纯金戒指	008
自家的麦地	012
朋友是草	018
荒芜的园子	021

我关注的一只鸟

老鼠的家园	026
我是一只狼	029
少年乞丐	031
我关注的一只鸟	033
鱼	037
沉默的羊群	043
牛的最后一滴眼泪	046



老 屋

村子与村子之间	057
村里的大路和小路	064
蛇 村	072
梅 莹	077
表姐的婚事	084
老 屋	096



父亲的村庄

父亲是在一个早晨，走进现在的村庄的。那时候，天刚刚蒙蒙亮，一群一群的小鸟正由这个村庄的上空，飞往另一个村庄的上空。我年轻的父亲，剪着时髦的寸头，宽大的裤角，把道路掀起一片灰尘。那时候，他的心已经留在了他自己的村庄，他理想的爱人，正坐在自己家的屋檐下，一针一线地为他纳着这个春天的第一双鞋底。当时，天还早呢，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和远方的唢呐声，都在她的耳边响起。她不知道，这个时候，我的父亲已经走出了他们的村庄。在他的一生中，她将成为他最后的村庄。那时候，我母亲刚刚十六岁，十六岁的母亲，正顶着一个大红盖头，端坐在别人家的炕头，等着做人家的新娘。

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走进母亲的新房的。许多年之后，他都想不明白，当时是受了阳光的诱惑，还是红盖头的诱惑？当时，全村的人都站在院子里，等候外出很久都没有回来的新郎。见父亲进来，就一起围上去，把他按在新郎的位置上。父亲走得有点累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进的是别人家的屋子，等看清红盖头下的母亲，不是他心爱的女人，想转身离开



时,已经来不及了。村里的壮年人都涌上去,把他压在新娘身边的凳子上。尽管那时候,他和我的母亲都不停地声称,对方不是自己的爱人……

父亲于是只能在这个村庄里住下来,但他总也搞不清这个村庄的程序。很多时候,他都像在自己的村庄做人一样地去做事,可总会引来这个村庄人的一片惊异。有一次,村长动员大家去村口的土地上加埂子。父亲像往常一样,把铁锹往胯下一骑,拖着就走了,然后又回来顺着铁锹划好的线加土。周围的人都很奇怪,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围过来,好奇地看父亲,搞不清他是在做什么?

在自己的村庄里,父亲完全是个自由的人,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从来没有人来指责他对与不对。有的时候,他用很夸张的动作去做一点小事,别人也不会说他什么。可父亲忘了, he 现在是生活在别人的村庄。别人的村庄不是自己的村庄,他们常常在逗父亲说出他村庄的故事后,又拿来取笑他,甚至用很难听的语言辱骂他。父亲一脸地茫然,他搞不清楚是自己的错还是别人的错?

父亲的两个村庄,让他很烦恼,自己村庄的事和别人村庄的事,总是颠来倒去地折磨他,让他忘记自己生活的村庄。有的时候,他把在自己村庄的事,当成了别人村庄的,引来别人村庄的人对他的嘲讽。有一次,父亲在自己的村庄抽奖,摸了一辆豪华摩托车,他把车卖了,把钱存在自己的村庄,然后把存折压在枕头下面。回到别人的村庄,他就又把它当成了发生在别人村庄的事情,讲给别人村庄的人听。别人村庄的人就怂恿他,让他拿出存折来给大家看。他翻遍自己所有的家当,也没有找到放下的存折。别人村庄的人都说他是牛皮王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牛皮王,他反复地去找自己的存折。晚上找到了,早晨又拿不出来。于是,他只好在别人的恭维声中,无可奈何地当上了牛皮王。

许多年以后,父亲还在他以前的村庄游荡。他经常坐在别人家的屋



檐下，望着别人家的院落，搞不清是在做梦还是真的。父亲的这些举动，让给他做了许多年新娘的母亲，非常地愤恨。在许多个月光如水的晚上，她都背对着父亲，不准备给他一点点温存。尽管那时候，他们已经有了许多个孩子，其中最大的已经长到十八岁，但父亲却常常意识不到这些，他总是坐在别人家的屋子里，寻找自己家的痕迹。有的时候孩子们吵了，他就一把把他们提起来，远远地扔在大门外面的土地上，任凭他们趴在那里哭泣。他不喜欢这些他和别人的老婆生的、叫他爸爸的小东西们。他常常寻找着，寻找着自己的村庄。可他的村庄，是装在他脑子里的，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才能让他进入。

于是，父亲就总在这两个村庄之间来回徘徊。有时候，他不想回来了，就把被子蒙在头上，三天三夜地睡过去，让母亲带着一帮年幼的孩子苦苦地觅食。但更多的时候，父亲却又不得不回到别人的村庄，夹条麻袋坐在炕头，等母亲一脸疲惫地给他做顿面条吃。父亲一边吃着母亲为他做的面条，一边想着他理想中的女人。那副心醉神往的样子，让被他睡了几十年的母亲，伤心且心碎。许多时候，她都想往饭锅里下一把毒药，让父亲永远滚回他的村庄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母亲又下不了手。她知道，因为这个别人家的男人，自己的新郎是永远也回不来了。与其一个人守着，不如让他也一起守着，有爸爸的孩子，总比没有爸爸的孩子活得强些。

有一次，母亲在父亲的睡梦中，知道了另一个女人。于是，她就努力地把耳朵凑上去，极力地想弄清楚那个女人。但父亲却不让她弄清，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把她关在了自己的生活以外。如花似玉的母亲，不甘心被人冷落，她常常在父亲回到自己村庄的时候，徘徊在他的身后，想跟进去看看他的村庄。可父亲的村庄是他一个人的，无论母亲怎样努力，她都进不了父亲的村庄。于是，她就在自己的村庄的门口，把通往父亲村庄的路，踩出一片仇恨。



父亲终于打算走出别人的村庄了，在打听完回自己村庄的艰难历程之后，就把自己关在别人的屋子里。他长时间地看着他和别人的老婆生的、这些叫他爸爸的小东西，怎么也不相信他们是自己的。可这群小东西们在他的眼前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个个都长成他的样子。他于是长长地沉默了，面对着已经不再鲜亮的墙壁，寻找着自己的姓氏。但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那墙壁上始终都刻着别人家的数字。父亲于是更加想念他自己的村庄了，许多的时候，他都让自己白天和晚上，都住在自己的村庄里。他理想的女人是不会有仇恨的，她总是在父亲受伤的心灵上洒上一点点蜜糖。

为了和他心爱的女人多待上一阵，父亲常常让已经衰老的母亲恨得牙根痒痒。一天，母亲种的葡萄熟了，父亲为了让他心爱的女人也吃上一口，就带了一串回自己的村庄。但他心爱的女人想让他吃，自己就说什么也不肯吃。第二天早晨，父亲只好又把它带回别人的村庄。刚刚睡醒的母亲勃然大怒，她无法容忍一个毁了她一生幸福的男人，拿了自己的辛苦去讨好别的女人。她抓起葡萄，让它们像一粒粒枪膛的子弹一样，射向父亲的胸膛……

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回到自己的村庄的，永远地……他脸上带着挣扎了一生的疲惫，满足地、幸福地向我们挥了挥手。无论我们村庄的人，怎样挽留他，他都坚决地走了。在母亲的仇恨上，他傲然地迈过，挺着挂满葡萄汁的胸膛，走向自己的村庄、自己的爱人。



母亲的菜园子

我家的门前，有一亩三分地的闲田。夏天到来的时候，长出一窝子一窝子的骆驼刺，在血红的夕阳下苍翠地绿着。星星点点的小红花，碎碎地在它的枝头站着。每次有风吹过，便随着它一颤一颤地摇动起来。母亲嫌它长得没有什么用处，就和父亲一起，用锄头一下一下地把它们刨光，然后让地面凹下去，成了一块地。春天到来以后，就撒上一把菜子，长出了一些蔬菜，丰富我们的饭桌。这便是母亲最初的菜园子。说它是菜园子，其实并不确切，因为母亲并没有精心地去种植它。家里的哥哥姐姐都外出工作了，只有我和弟弟，母亲就是再怎么随便地撒一点菜种子，也够我们一家吃几季了。

母亲开始精心地收拾菜园子，是在我和弟弟都离开家以后的事了。那时候，已经在城里安了家的哥哥和姐姐们，决定让我和弟弟也放下铁锹，去城里打出一片天地。当时，母亲突然间衰老了，她长时间地坐在我家院子的小板凳上，盯着自家的园子。母亲是个很传统的女人，她和我们村里许



多种了一辈子庄稼的人一样，希望留一个孩子把这个家承担起来，可我和弟弟都不愿意。

当母亲知道这个愿望破灭了以后，她就不再沉默。母亲先让我和弟弟把菜园子的面积扩大了一倍，然后又让我们去很远的沙门子，砍了一些铃铛刺来，用枸棘苗夹着，围在了菜园子的周围。当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好以后，母亲开始亲自出马了，她先把菜园子的地，切成了一个小小的方块，然后在上面种上西红柿、辣子、黄瓜、茄子等一些我们比较爱吃的蔬菜。我和弟弟告诉她，我们走了以后，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她两个人了，种这么多的菜，吃不了也是浪费，可母亲却像没有听到一样，不停地安排我和弟弟干这干那。

我和弟弟都不再做声，默默地按母亲的指令，精心地种植她的菜园子。我们搞不清楚母亲的用意，想再劝她两句，又怕让她不高兴，只好闷闷不乐地上车了。听说我和弟弟走了以后，母亲又命令父亲去邻村的葡萄园里，买回来十几棵老葡萄树，压在了靠屋子这边的园子里。我将母亲的这些行径，告诉了工作的哥哥和姐姐，他们也都认定，母亲的脑子出了毛病。我们于是商量好，抽空一起回家去好好地劝劝母亲，但是，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忙，只好定在这一年的十月一日回家去看母亲。

十月一日的前一天，我们就开始准备东西了。我们走在大街上，大包小包地购买东西，有父亲爱吃的水果，母亲爱穿的衣料，当所有的包都鼓胀起来之后，我们才踏上了归家的路途。一走进家门，我们被母亲的菜园子吸引住了。一道绿色的篱笆墙，上面被一层攀缘的喇叭花覆盖着，花朵和枝蔓之间，时不时地冒着几粒红色的枸棘，在绿色的衬托下，小巧晶莹。院子里，已经搭起了一道绿色走廊，枝枝蔓蔓的葡萄藤，从菜园子里升起，顺着搭好的木架，一直爬到了屋顶上。木架下，一串串熟透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下垂着，有红的、紫的、黄的、绿的，像一串串玉石雕刻成的珍珠，引得一群蜜蜂嗡嗡嗡嗡地围着它转。



我们涌进房子，把正在睡午觉的母亲吵起来，七嘴八舌地向她诉说着我们对她的思念。我们把礼物都摆出来，等待着母亲的夸奖，可母亲似乎并不在意礼品，她一边点着头，一边拉着我们姊妹的手，把目光从这个人的脸上，转移到了那个人的脸上……我们唧唧喳喳地收好礼物，母亲这才想起，我们还没有吃中午饭。她一边吩咐父亲去给我们剪一些葡萄，一边把我们领进她的菜园子。走进母亲的菜园子，我们都愣住了。只见眼前的一亩三分地，被母亲料理得五彩斑斓。里面有大姐爱吃的长茄子，二哥爱吃的宽豆角，三姐爱吃的西红柿，我和弟弟爱吃的黄瓜。在菜地的最里面，种着一片韭菜，那是我们全家共同爱吃的一道蔬菜。

“怎么样？我把你们爱吃的菜，全都种上了！”走进菜地的母亲，一边摘菜一边得意地对你们说：“别看你们一天在城里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那都是人家摘下了放了几天的，没有一点新鲜味道。尝尝我这个，保证叫你吃了一个想两个。”

我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都说不出话来。

“进来呀！”母亲摘了菜，一抬头见我们都站在菜园子的门口，就又招呼一声。她说：“这块地呀，可大着呢。等到明年，我打算再买几棵杏树呀枣树呀桃树呀什么的，种在园子里，再在树下种一些草莓，等一两年以后，你们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回来也好有个打嘴的东西。”

我们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，不约而同地走进母亲的菜园子。现在，我们终于明白了，母亲种的不止是菜园子，她种的是我们大家的心啊！

在以后的许多年里，我们有空就往回家跑。进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进菜园子。尽管我们来回的路费，超过了母亲的几个菜园子，但我们依然坚持着。

因为这里，埋藏着我们的根。



纯金戒指

我小的时候，家里的孩子很多。每次吃饭，母亲都让我们排成队站在锅台前，由她一个挨一个往碗里盛饭。那时候，粮食很缺，下到锅里的面条，清得可以看见锅底，而我们又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。后面的还没有盛完，前面的就已经吃完又站在了母亲的面前。母亲的心每天都是沉甸甸的，脸上终年看不到一丝笑容。父亲通常是不管这些事的，他总是在母亲做好饭以后，挤在孩子们的前头捞面吃饱肚子，躺在炕头睡觉。好像家中的这些孩子，和他没有什么关系。

母亲的脾气大得出奇，有时为了一点小事，她也要吵得天翻地覆。不顺心的时候，她还会冲到炕头，把躺在那里蒙头睡觉的父亲抓起来，劈头盖脸地暴打一顿。她的这种打法，只有在父亲不清醒的状态下才能进行。如果父亲一旦清醒过来，躺在地上哭的就常常是母亲了。母亲梳着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，父亲每次在打她的时候，总是先抓住她的两条长辫子往手腕上一绕，母亲就没有办法挣扎了。

有一次，我正躺在炕上睡觉，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声，我爬起来一看，父亲正把母亲压在地上拼命地打。母亲似乎快被